

# 江苏镇江润州山六朝墓葬及窑址发掘报告

镇江博物馆

【摘要】：2014年3月，镇江博物馆在江苏省镇江市润州区清理了11座六朝墓葬和1座窑址，其中砖室墓8座、土洞墓2座、土坑墓1座。这批墓葬共出土各类文物55件（组），以青瓷器为主，另有少量陶、铜、滑石等质地的随葬品。六朝时期的砖窑遗迹保存状况较好，为研究古代窑炉提供了新的实物证据。

【关键词】：镇江六朝墓葬窑址

【中图分类号】：K871.42 【文献标识码】：A

2014年3月，镇江市润州区在基本建设过程中发现一批古墓葬，镇江博物馆对该墓地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。墓地位于江苏省镇江市润州区润州山路以东，中山西路北侧。这次考古共发现并清理六朝墓葬11座和窑址1座，其中10座墓（编号M2、M4、M6、M7、M9、M11、M12、M13、M14、M16）位于润州山的岗地之上，M18位于登云山西坡，Y1位于登云山西侧近坡底位置（图一）。



图一// 六朝墓葬及窑址位置示意图

## 一、墓葬

按墓葬形制可分为砖室墓、土洞墓和土坑墓三种类型，其中砖室墓8座、土洞墓2座、土坑墓1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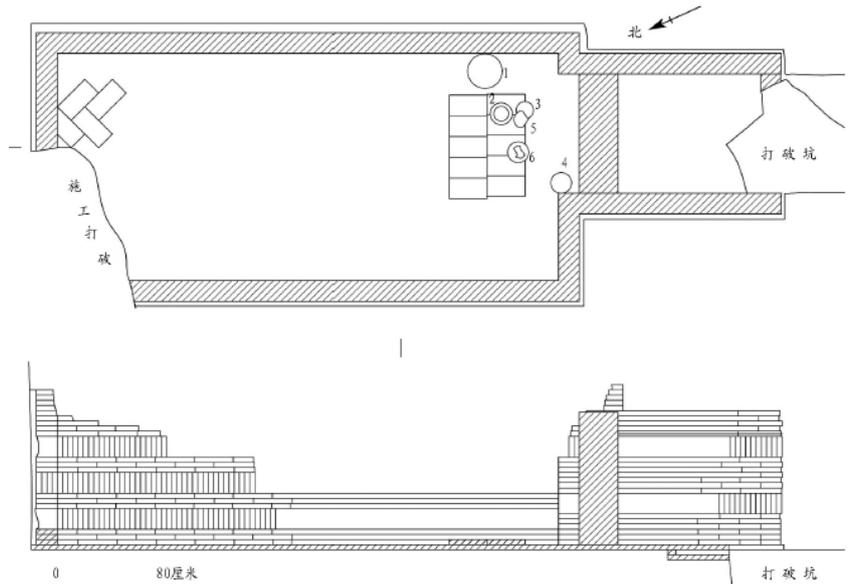
### （一）砖室墓

#### 1. M2

M2位于润州山西南坡近顶部，墓底距地表约2米。墓葬西北角已被破坏，早年遭盗掘，墓顶、墓壁破坏严重。平面呈凸字形，方向约204°。墓室内长3.86、宽1.75米。墓壁砌法为三顺一丁，残高0~1.15、壁厚约0.15米，丁砖层多用残砖，内壁齐整，外壁参差与土咬合，侧壁砌3组后平砌起券。墓室南侧设供台，用10块砖分两排、平铺一层。

甬道偏于墓室前部东侧，内长1.72、宽约0.92米，侧壁残高1.05~1.25米，先按六顺一丁砌一组，后按七顺一丁砌一组后平砌起券，券顶基本已不存。甬道内口设封门墙一道，残高约1.05、厚约0.3米，用砖侧立斜砌呈横向“人”字纹。甬道外口封门墙仅存1块砖，平砌，厚0.15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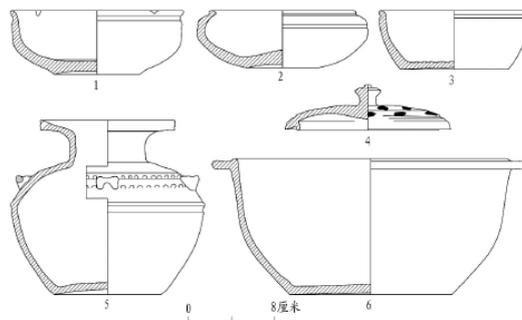
墓底铺地砖一层，平铺呈“人”字纹，甬道内口砖横向错缝平铺。墓砖青灰色，一面模印绳纹，长29.5、宽14.5、厚3.8厘米。墓内填土黄色，夹大量碎砖，底部有少量淤土，厚约0.2米，较为纯净，夹有少量砖块。葬具已朽，局部见少量红色漆皮及板灰痕迹（图二）。



图二// M2平面、剖视图  
1.灰陶盆 2.青瓷钵 3.4.青瓷碗 5.青瓷器盖 6.青瓷盘口壶

M2出土随葬器物6件，其中青瓷器5件、灰陶器1件。

青瓷碗2件。M2：4，直口，尖圆唇，弧腹，平底略内凹。外沿下有一周凹槽，器底内外有垫烧支钉痕。灰白色胎，施青釉，釉色偏黄，外侧釉不及底，口沿部点饰褐彩。口径15.5、底径8.2、高6厘米（图三：1）。M2：3，敞口，圆唇，弧腹，平底。外沿下有一周凹弦纹，外底有轮刮形成的平行线痕。器底无垫烧支钉痕。浅黄色胎，施青釉外不及底，釉面冰裂明显。口径14、底径10、高5.5厘米（图三：3）。



图三// M2出土器物  
1.3.青瓷碗(M2:4,3) 2.青瓷钵(M2:2) 4.青瓷器盖(M2:5)  
5.青瓷盘口壶(M2:6) 6.灰陶盆(M2:1)

青瓷钵1件。M2：2，敛口，圆唇，弧肩，鼓腹，平底略内凹。外沿下及肩部各有一道凹弦纹。灰黄色胎，施青釉，釉色偏黄，外侧釉不及底，釉面冰裂明显。口径13.6、底径7、高5.3厘米（图三：2；彩插三：1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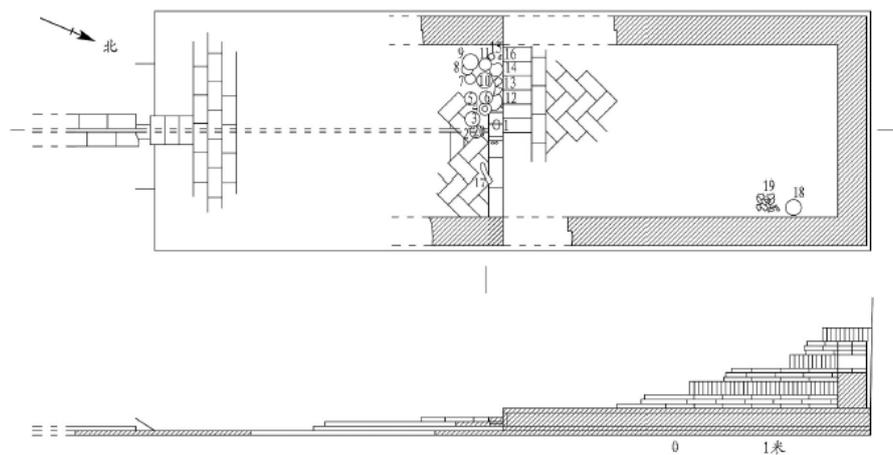
青瓷器盖1件。M2：5，子口，顶面弧形，上有圆钮，钮顶面刻成花瓣形。顶面刻3周凹弦纹。灰白色胎，外满施青绿色釉，釉面点饰大块褐色斑。直径15.5、高4.3厘米（图三：4）。

青瓷盘口壶1件。M2：6，浅盘口，束颈，斜弧肩，肩下折收，弧腹，平底内凹。肩部对称设4个横系，盘口外侧、肩部饰凹弦纹。灰白胎，施青釉外不及底，釉面光亮，肩部饰2周芝麻花纹，极浅。口径12.5、底径10、高16.3厘米（图三：5；彩插三：2）。

灰陶盆1件。M2：1，敞口，圆唇，平折沿，弧腹，平底略内凹。青灰胎，火候较高。口径29.6、底径15.2、高12.6厘米（图三：6）。

## 2. M4

M4位于润州山南坡，早年遭盗掘，墓顶已不存，墓壁破坏严重，前半部结构已不完整。墓葬方向约160°，墓圻平面呈长方形，长约8、宽约2.65米，已暴露于施工地面，深0.2~1.8米，坑壁光滑平整（图四）。



图四// M4平面、剖视图

1. 灰陶俑 2、18. 灰陶炉 3、5-11. 灰陶盘 4、12、14. 灰陶灯盏 13、21. 灰陶杯  
15. 青瓷盖 16. 灰陶构件 17. 灰陶凭几 19. 青瓷盘口壶 20. 窰井盖(20压于窰台下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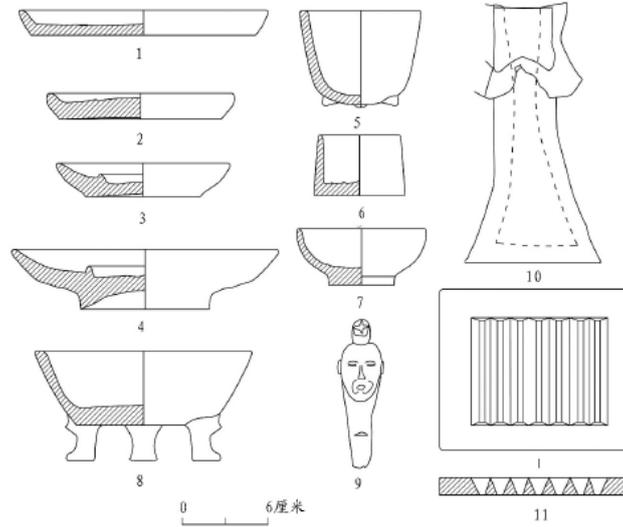
砖室前半部已不存，形制不详，后半部尚可辨出墓室范围。内宽1.92、残长4.6米。墓壁砌法为三顺一丁，最高处保留3组，厚约0.32、残高0~1.05米，砌筑十分工整。

墓底平铺砖3层，底部2层错缝平铺，顶部1层平铺呈“人”字纹。墓室后部设棺床，宽度同墓室，长约3.72、高约0.15米，从第2层墓底砖向上分别立砌、平砌一层，顶面纵、横各铺一层锁边，向内平铺呈“人”字纹。棺床前设一窰井，方形，边长约0.15米。口部有窰井盖，质地为灰陶，长方形，长13.4、宽11.4、厚1.2厘米，中有长条形算孔，算条截面呈三角形（图五：11）。井盖上用砖封盖，窰井连接排水沟通向墓外，位于第一层墓底砖下，沟截面长方形，残长约5、内宽约0.06、高约0.05米。

墓砖青灰色，一面模印绳纹，长32、宽15.5、厚4.8厘米。墓内底部有厚约0.2米的浅黄色淤土，纯净，片状结构。其上填土黄色，夹有较多砖块，为盗扰后回填所致。

M4虽经盗扰，但仍出土随葬器物19件。其中灰陶器17件，大多位于棺床前，少量置于棺床后部一侧。另在填土中出土少量青瓷残片，其中青瓷盘口壶（M4：19）均为残片，无法修复。

灰陶盘8件，形制大致相同。敞口，圆唇，斜腹，平底。青灰色胎，火候较低。M4：3，口径17.6、底径15.6、高1.8厘米（图五：1）。M4：11，口径13.2、底径11.4、高1.9厘米（图五：2）。



图五// M4出土器物

- 1、2.灰陶盘(M4:3、11) 3、4.灰陶灯盏(M4:4、12) 5、6.灰陶杯(M4:13、21)  
7.青瓷盏(M4:15) 8.灰陶炉(M4:18) 9、10.灰陶俑(M4:1-2、1-1)  
11.管井盖(M4:20)

灰陶灯盏3件。整体呈盘形，敞口，圆唇，斜弧腹。盘内有一道凸棱，分隔出内侧盏形空间。青灰色胎，火候较低。M4：4，平底内凹，口径12.2、底径8、高2.4厘米，内盏直径6厘米（图五：3）。M4：12，圈足，口径18.8、底径8.9、高4.2厘米，内盏直径7.8厘米（图五：4）。

灰陶杯2件。M4：13，敞口，方唇，斜弧腹，圆底，下置三凸点状足。青灰色胎，火候较低。口径8.8、高6.5厘米（图五：5）。M4：21，直口，方唇，筒形直腹，平底。灰褐色胎，火候较高，器内有轮制形成的凹槽。口径5.2、底径6.4、高4.2厘米（图五：6）。

灰陶三足炉2件，修复1件。M4：18，敞口，方唇，弧腹，平底，下设3兽蹄形足。青灰色胎。口径15.2、底径9.4、高7.8厘米（图五：8）。

灰陶凭几1件。M4：17，几身残断，整体呈弧形，截面弧形，底面平，有方形榫孔。足均残断，无法修复。青灰色胎。残长约32、宽6.3厘米；榫孔长2.7、宽2.3、深2厘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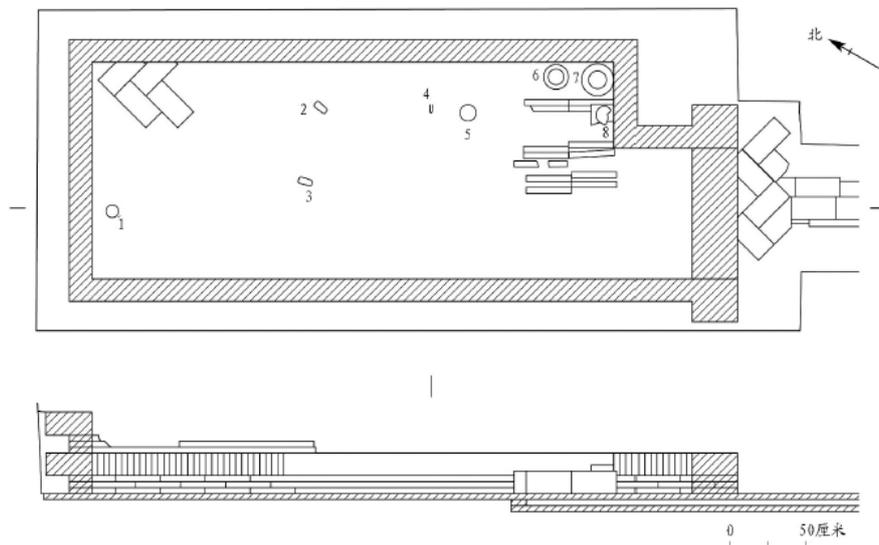
灰陶俑2件。采用头、身可拆装式（彩插三：3）。俑头，较为完整（M4：1-2），手制。高髻，弯眉，高鼻，小口，下颌较尖，两侧堆贴小耳，颈下有尖榫，有横向限位。青灰色胎。高10.4厘米（图五：9）。俑身，修复1件（M4：1-1），手制。立式，上有装插俑头的榫孔，双手对合置于胸前，宽袖，喇叭形筒裙，裙下部有轮修形成的凹痕。灰褐色胎。底径9.5、高18厘米（图五：10）。

青瓷盞1件。M4：15，敞口，圆唇，弧腹，假圈足，平底。灰黄色胎，施青釉，釉色偏黄，外侧釉不及底，无釉处呈火石红。口径9.2、底径4.6、高4厘米（图五：7）。

### 3. M6

M6位于润州山南坡，工地施工取土过程中发现，暴露于施工地面上，墓顶部已不存，墓壁破坏严重。平面呈“刀”形，方向约151°。墓室内长约3.45、宽约1.45米。墓壁遭施工机械碾压，变形较为严重，残高0.27~0.54米，砌法为三顺一丁，最高处保留2组，“顺”砖层壁厚0.15米，单砖错缝砌筑，“丁”砖层厚0.15~0.3米，内壁整齐，外侧参差与填土咬合。墓室前部设供台，底部用青砖立砌一层，上部用砖平铺，破坏较严重。

甬道偏于西侧，长约0.82、宽约0.88米。外口设封门墙，墙厚约0.3、残高约0.27米，砌法为三顺一丁。墓底铺砖一层，平铺呈“人”字纹。墓底砖下设排水沟由墓内通向墓外，水沟口截面长方形，宽5~8、高约5厘米。墓内为浅黄色淤土，片状结构，夹少量碎砖块。墓砖青灰色，一面模印绳纹，长30、宽14.5、厚4厘米（图六）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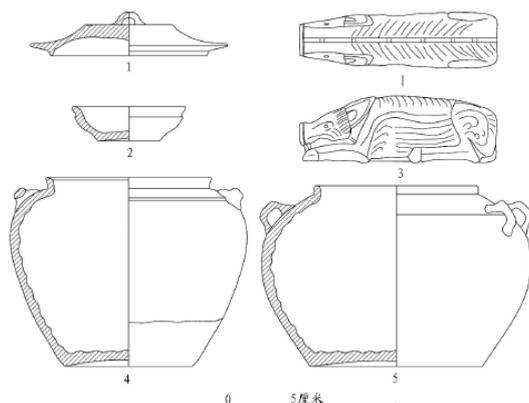
图六// M6平面、剖视图

1.青瓷盞 2,3.滑石猪 4.银发钗 5.铜镜 6,7青瓷罐 8.青瓷器盖

M6葬具已朽，局部见少量红色漆皮、铁棺钉，从出土器物和棺钉分布状况分析为一座夫妻合葬墓，东侧为女性。

M6出土随葬器物8件，其中滑石猪、银发钗、铜镜位于棺内，青瓷罐位于供台东侧，另在扰土内发现有一些青瓷残片。

青瓷罐2件。M6：6，直口，方唇，矮领，弧肩，鼓腹下收，平底略内凹。肩部对称设4只泥条横竖耳。灰色胎，口沿及外腹施青釉，釉色偏灰黄，不及底，釉面冰裂明显，无釉处呈红褐色，器身有轮制形成的凹槽，肩部饰二周弦纹。口径12.6、底径9.6、高14.4厘米（图七：4）。M6：7，直口，圆唇，矮领，弧肩，鼓腹，平底略内凹。肩部对称设双复竖耳。浅黄色胎，施青绿色釉外不及底，釉面冰裂明显，器身有轮制形成的凹槽，肩部饰一周弦纹。口径12、底径13、高14厘米（图七：5）。



图七// M6出土器物

1.青瓷器盖(M6:8) 2.青瓷盏(M6:1) 3.滑石猪(M6:2) 4.5.青瓷罐(M6:6,7)

青瓷器盖1件。M6：8，弧形钮，顶面平，向下斜坡形，出沿宽，子口。浅黄色胎，内有轮制形成\_\_凹槽，顶面施青绿色釉。直径14.8、高3.3厘米（图七：1）。青瓷盏1件。M6：1，敞口，圆唇，外沿下有凹弦纹一周，弧腹，平底。灰白色胎，刮修较粗糙，底部有算刮形成的平行线痕，施青釉，釉色偏黄，外侧釉不及底，釉面脱落严重。口径8.5、底径5、高2.7厘米（图七：2）。

银发钗1件。M6：4，双股，断成多截，截面大致呈菱形。锈蚀严重。

铜镜1件。M6：5，锈蚀严重。圆形，镜面略凸，镜背有圆形钮，内圈有5乳钉、5兽面纹，内区内侧饰连弧纹，外侧有放射线。灰黑色胎，镜上附着绿色铜锈，纹饰漫漶不清。直径9.8厘米（图一三：1）。

滑石猪2件。M6：2、3，形制相同，局部略有缺损。伸嘴张口，双耳后贴，前腿向前伸直，后腿弯曲作伏卧状，尾下卷。体上细线阴刻纹饰，脊背部刻两道平行线，两侧刻斜向猪鬃。石质白色略泛红。M6：2，长7.6厘米（图七：3；彩插三：4）。

#### 4. M7

M7位于润州山南坡，在工地施工取土过程发现，墓底距现地表仅0.4（南）~0.8米，早年遭盗扰，墓顶部已不存，墓壁破坏严重。

M7平面呈凸字形，方向约162°。墓室平面长方形，内长3.3、宽1米。墓壁砌法为三顺一丁，残存2组，残高0.25~0.5、墓壁厚约0.13米，丁砖层多用残砖，内壁齐整，外壁参差与墓坑内填土咬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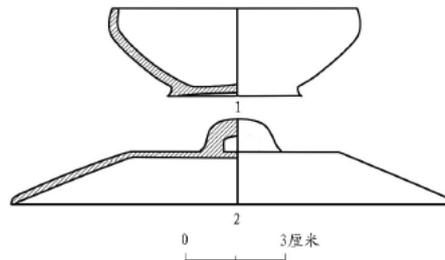
甬道长0.9、宽0.72米，壁砌法为三顺一丁，残存1组。甬道口置封门墙，厚约0.26米，砖平砌，残存2层，残高0.08米。

墓底铺地砖1层，平铺呈“人”字纹。墓砖有青灰色、红褐色两种，一面模印绳纹，长28、宽13.5、厚3.5厘米。墓底浅黄色淤土，夹有少量碎砖块，上部填土黄色，夹有较多碎砖块，出土少量青瓷残片。葬具不存，见少量铁棺钉痕迹。

M7出土随葬器物2件，均为青瓷器，位于墓室西南角。

青瓷盏1件。M7：2，敞口，圆唇，弧腹，假圈足，平底。浅黄色胎，施青釉，釉色偏黄，外侧釉不及底，釉面冰裂，脱落严重。口径7.6、底径4.1、高2.5厘米（图八：1）。

青瓷器盖1件。M7：1，弧形钮，平顶略内凹，向下斜弧，子口。浅黄色胎，有轮制形成的弦纹，顶面施青绿色釉，釉面冰裂明显，点饰两周褐色斑。直径13.6、高3厘米（图八：2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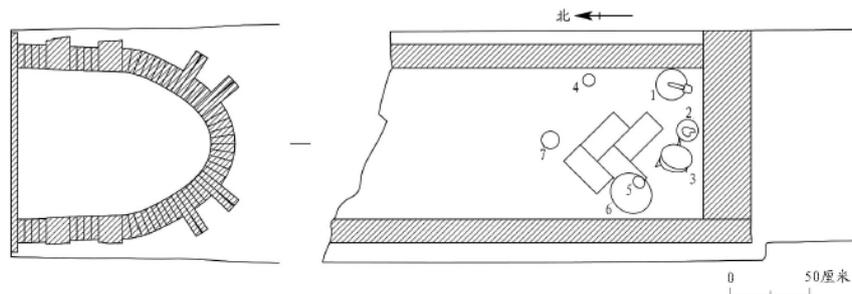


图八// M7出土器物  
1.青瓷盖(M7:2) 2.青瓷器盖(M7:1)

## 5. M11

M11位于润州山南坡近顶部，在工地施工取土过程发现，其北半部已被施工挖土破坏。墓底距地表约1.8米。墓早年遭盗扰，券顶残存中部少许，东南侧被晚期墓葬打破。

M11，券顶，平面呈长方形，方向约182°。墓室残长1.8~2.35、内宽0.96米、高1.2米。墓壁按四顺一丁砌2组后平砌起券，墓壁厚约0.15米，丁砖层多用残砖，内壁齐整，外壁参差与墓圻内填土咬合。券顶亦用长方形砖，外口夹瓦片以形成弧券。墓底铺地砖1层，平铺呈“人”字纹。墓外口设封门墙，厚约0.29、残高约1米，底部平砌3层，其上侧立斜砌，形成横“人”字纹（图九）。墓砖青灰色，一面模印绳纹，纹饰粗疏，长29、宽15、厚3.8厘米。墓底有厚约0.25米浅黄色淤土层；其上为黄色填土，纯净，疏松，夹少量碎砖块。墓圻略宽于墓室，壁平整光滑，内填土黄色，纯净，略疏松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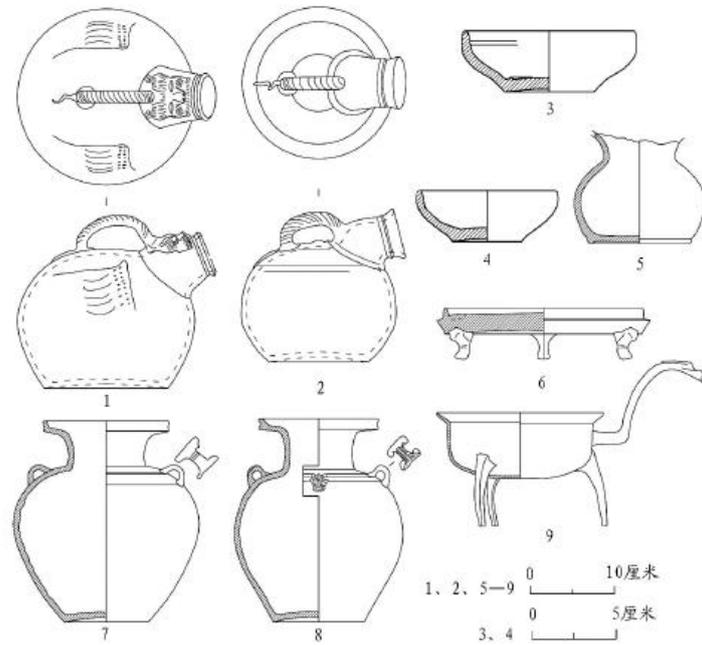
图九// M11平面、剖视图  
1.青瓷虎子 2.青瓷唾壶 3.铜罐斗 4,5.青瓷盏 6.青瓷碗 7.铜镜

M11 墓内出土随葬器物7件，大多位于墓外口（南侧），铜镜位于墓底中部。

青瓷虎子1件。M11：1，兽首圆口上翘，五官刻划逼真。圆球腹，两侧刻双翼，平底略内凹。提梁呈绳索状，提梁末端贴饰虎尾。灰黄色胎，外施青灰色釉。底径14.5、高20.8厘米（图一〇：1；彩插三：5）。

青瓷盏2件。直口，弧腹，平底内凹。灰色胎，施青灰色釉外不及底，内、外底有垫烧支钉痕。M11：5，正置于青瓷碗M11：6上。无釉处呈红褐色。口径8.2、底径4.5、高3.1厘米（图一〇：3）。M11：4，口径8.2、底径4.5、高3.1厘米（图一〇：4）。

青瓷唾壶1件。M11:2, 口部残, 束颈, 溜肩, 垂腹, 圈足, 平底。浅黄色胎, 胎质疏松, 满施青釉, 釉色偏黄, 釉面冰裂明显, 足底无釉, 外底均匀分布6个垫烧支钉痕。底径12.2、残高13.4厘米(图一〇:5)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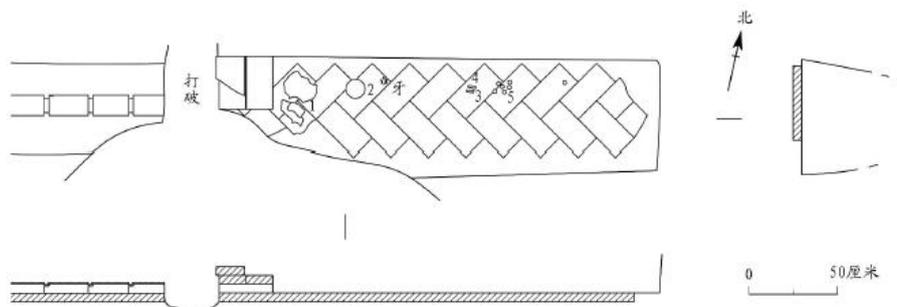


图一 // M11、M16出土器物  
1、2.青瓷虎子(M11:1、M16:1) 3、4.青瓷盖(M11:5、4) 5.青瓷唾壶(M11:2) 6.青瓷砚(M11:6) 7、8.青瓷盘口壶(M16:2、3) 9.铜鍮斗(M11:3)

青瓷砚1件。M11:6, 胎体厚重, 子口, 折腹, 平底, 底部饰3组弦纹(每组3道), 内底一侧较高, 另一侧挖椭圆墨池, 下设三兽蹄形足, 一足残。灰色胎, 外施青绿色釉。口径23.5、底径23.4、高6.1厘米(图一〇:6)。

铜鍮斗1件。M11:3, 锈蚀严重。侈口, 宽折沿, 直腹, 圜底近平, 底部承三长条形足, 足截面呈长方形, 腹一侧设弯曲长柄, 长颈, 龙头形。口径19.8、高13.6、柄长11.5厘米(图一〇:9)。

铜镜1件。M11:7, 锈蚀严重。圆形, 镜面微凸, 边缘三角形, 镜背纹饰漫漶不清, 边缘有放射线纹, 圆钮座。直径11厘米(图一三:3)。



图一// M9平、剖面图  
1.青瓷盘口壶 2.铜镜 3、4.滑石猪 5.铜钱

## 6. M16

M16 位于润州山南坡，南距M13 约10 米。勘探发现，早年遭盗掘，墓葬南半部已不存，北半部顶部已不存，墓壁破坏严重。

墓室平面长方形，方向约169°。残长1.52~3.15、内宽约1.55米。墓壁残高0.52米，砌法为三顺一丁，最高处残存2组，壁厚约0.15米，丁砖层均用残砖。墓底铺地砖1层，平铺呈“人”字纹。墓砖青灰色，一面模印绳纹，纹饰粗疏，长29、宽15、厚4厘米。墓内填土黄灰色，疏松，夹大量碎砖块，出有少量青瓷壶、盏残片。墓内葬具已朽，见少量铁棺钉，锈蚀严重。

M16墓底出土随葬器物3件，均为青瓷器，分别位于墓室东侧及西北侧。

青瓷虎子1件。M16：1，圆口上翘，圆球腹，平底略内凹。提梁呈绶索状，提梁末端贴饰弯曲细尾。腹饰数周细弦纹。灰色胎，外施灰绿色釉。底径11.8、高17.8厘米（图一〇：2）。

青瓷盘口壶2件。M16：2，浅盘口，束颈，弧肩，鼓腹，平底内凹。肩部饰弦纹数周，肩部对称设双耳，系扁平，系面划横线。浅黄色胎，施青釉，釉色偏黄，外侧釉不及底，无釉处呈红褐色。口径14.7、底径9.8、高24 厘米（图一〇：7）。M16：3，浅盘口，束颈，弧肩，鼓腹，平底内凹。肩部饰弦纹数周，肩部对称设双耳，耳扁平，耳面饰蕉叶纹，耳之间对称堆贴两衔环铺首。灰白色胎，施青绿色釉外不及底。口径13.8、底径10.8、高24.2厘米（图一〇：8）。

## 7. M13

M13位于润州山南坡，东南距M7约0.5米。勘探发现。墓底距地面约0.7 米，早年遭盗掘，顶已不存，墓壁破坏严重。

平面呈刀形，方向约143°。墓室内长3.4、宽1.46米。墓壁残高0~0.54米，砌法为三顺一丁，最高处残存2组，丁砖层均用残砖，内壁齐整，外壁参差与墓圻内填土咬合。甬道偏于西侧，残长0.3米。墓底铺地砖一层，平铺呈“人”字纹。甬道底砖下有排水沟通向墓外，沟口截面方形，宽约0.04、高约0.04 米。墓砖青灰色，一面模印绳纹，长30、宽14.5、厚3.8厘米。墓圻略宽于墓室，坑壁陡直光滑，打破生黄土。墓室底部有少量浅黄色淤土，其上填土黄色，疏松，夹大量碎砖块。墓内葬具已朽，见少量铁棺钉。

M13出土器物2件，分别为铜镜、银发钗。

铜镜1件。M13：1，位于墓中部，锈蚀严重。圆形，较轻薄，镜面微凸，镜背有圆形钮，方钮座，外区纹饰漫漶不清，边缘饰锯齿纹。灰黑色。直径12.2厘米（图一三：4）。

银发钗1 件。M13：2，置于墓东侧，锈蚀严重。钗分双股，末端向外撇，渐细，截面呈椭圆形。灰黑色。长15.6厘米（图一二：3）。

## 8. M14

M14位于润州山东北坡。墓底距地表约3米，早年遭盗掘，顶已不存，东端被完全破坏，施工取土过程中将墓西端破坏，墓内填土黄色，夹有大量碎砖。

平面呈长方形，方向约150°，墓室残长3.5、内宽约1.6 米。墓壁残高0~1.55 米，砌法为三顺一丁，砌4组后平砌起券，墓壁厚约0.16米。墓前端置供台，砖平砌，残存1层，长0.76、宽0.3、高0.04米。墓底铺地砖1层，平铺呈“人”字纹。墓砖青

灰色，一面模印绳纹，长30、宽14.5、厚4.2厘米。

墓葬严重破坏，填土中出土少量青瓷残片，器类为罐、壶。

## （二）土洞墓

从墓葬形制来看，M9、M12 这两座墓葬具有共同特征：墓底均铺地砖，平铺呈“人”字纹，有排水沟和封门墙，封门墙防止填土进入墓室，排水沟避免墓葬遭受地下水的侵蚀。M9、M12的形制和随葬品与镇江丁卯小窑湾M5、M6等六朝土洞墓相似<sup>[1]</sup>，而与六朝常见的竖穴土坑墓不同。故判定M9和M12为土洞墓。

### 1. M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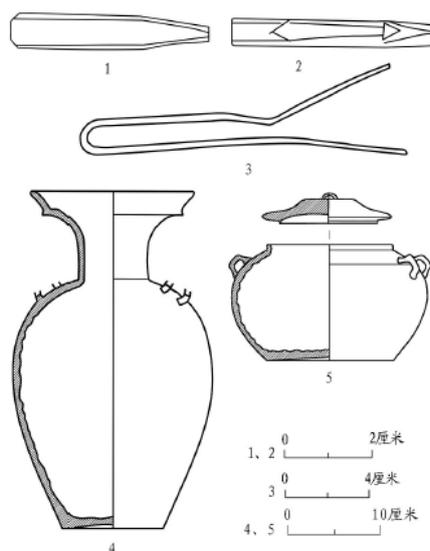
M9位于润州山西南坡，北距M1约2.5米，方向约254°。其西南角已被破坏。

墓葬平面呈长方形，内长2.25、宽0.6~0.7米，西南角被破坏。墓壁内倾，残高0~0.6米。墓底铺地砖1层，平铺呈“人”字纹。墓西侧设封门墙，厚约0.3米，砖平砌，残存3层，南半部已不存。

封门墙下有长方形排水孔通向墓外，墓外排水沟用砖、筒瓦砌成，沟底平铺1层底砖，上覆一块筒瓦，筒瓦套接，形成半圆形排水孔，孔径10厘米（图一一）。墓砖青灰色，一面模印绳纹，长29、宽14、厚4.2厘米。墓内填土黄灰色，疏松、易散，土质纯净。葬具已朽，局部见有少量板灰，存少量铁棺钉，另在墓西侧见少量牙齿痕迹。

M9早年未遭盗掘，出土随葬器物5件（组）。盘口壶见于墓西侧，铜镜出土于牙齿周边，滑石猪出土于墓葬中部，铜钱散布于墓底。

青瓷盘口壶1件。M9：1，盘口，圆唇，束颈较高，弧肩，深鼓腹，平底略内凹。肩部对称设双复竖耳，耳扁平，残。灰褐色胎，施青釉，釉色偏黄，外侧釉不及底。口径17.6、底径11、高36.8厘米（图一二：4）。



图一二// M9、M12、M13、M18出土器物

1、2.滑石猪(M9:3、M12:1) 3.银发钗(M13:2)

4.青瓷盘口壶(M9:1) 5.青瓷罐(M18:1)

铜镜1件。M9：2，规矩神兽镜，位于墓西侧，略锈蚀。圆形，镜面微凸，光亮，镜背有圆钮，方钮座，钮座外有T、L形纹，之间饰四虎，神态各异，纹饰区外有放射线。直径10.1厘米（图一三：2；彩插三：6）。

铜钱若干，编号M9：5。锈蚀极为严重，钱文为“大泉五十”（图一三：5）。滑石猪2件。形制相同。瘦削，仅具猪形。石质白泛黄色。M9：3，长4.3厘米（图一二：1）。

## 2. M12

M12 位于润州山南坡，东距M7 约1 米。在工地施工取土过程中发现，早年未遭盗掘，西南部及封门墙被挖土破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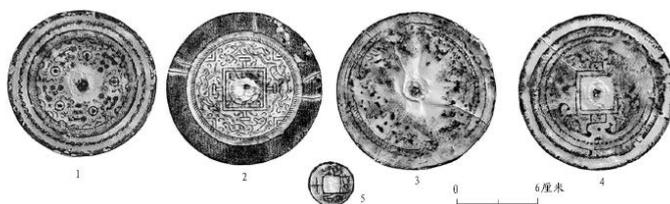
M12为土洞墓，方向约150°。墓室长方形，内长3.1、宽0.6~0.75 米，墓壁残留高度0.3~0.75米。墓底铺地砖1层，平铺呈“人”字纹。墓南端设封门墙，厚约0.3米，底部按四顺一丁砌1组，上按三顺一丁砌1组，残高约0.68米。墓内填土黄色、疏松、易散。

M12出土随葬器物2件，均为滑石猪。滑石猪形制相同。长条形，瘦削。白泛黄色。M12：1，长4.6厘米（图一二：2）。

### （三）土坑墓

M18，位于登云山西坡，方向约222°。为竖穴土坑墓，平面呈长方形，长约2.05、宽0.5~0.6、残留深度约0.4 米。填土灰黄色，疏松，夹有少量碎砖粒。墓内葬具已朽，仅存少量铁棺钉。

M18出土随葬器物1件，正置于墓东南角，为青瓷罐（M18：1），上置盖。罐身直口，溜肩，鼓腹，平底略内凹。肩部对称设双竖耳，耳位置划一道凹弦纹。灰白色胎，施青绿色釉，外不及底，釉面冰裂明显。口径13.8、底径11.4、高12.8厘米。盖边缘略残，子口，宽沿，弧钮，顶面平，向下弧。灰白色胎，顶面施青绿色釉，釉面冰裂明显。直径14、高3.2厘米（图一二：5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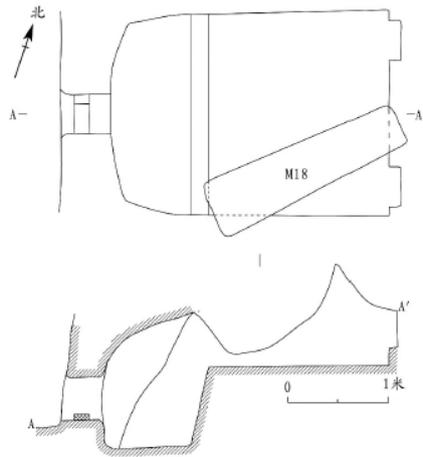


图一三// 铜镜、铜钱拓片  
1—4.铜镜(M6:5、M9:2、M11:7、M13:1) 5.铜钱(M9:5)

## 二、六朝窑址

窑址1 座，Y1。Y1 位于登云山西侧近坡底位置，方向约248°。由窑床、火膛组成，是利用山坡坡势开挖筑成，窑壁、底烧结程度较高，内壁呈青灰色，向外由红褐色逐渐过渡至黄色。

窑床平面大致呈长方形，局部被六朝墓M18打破。进深1.8、宽约2.1米，窑床底部平整，东侧略高，距地表深约1.5米，窑壁残高0.15~1米，倒塌严重。窑床后侧有两个长方形凹陷，为烟道，上部已倒塌，各宽约0.4、进深约0.12米（图一四）。



图一四// Y1平面、剖视图

火膛平面略弧，为土洞式，顶部弧形，向后侧渐高。火膛高0.8~1.3、进深约0.9米；底较窑床底低约0.8米，较平整。底部有一层木灰，厚约10厘米。火膛壁上部烧结程度较高，向下烧结程度渐差。

火膛口宽约0.4、高约0.4、进深约0.5米，顶弧形，底部平，中部有一条平砖，砖平铺。窑内填土黄色，含较多红烧土、碎砖块，疏松，出土六朝青釉瓷碗残片。砖规格为 $X \times 16 \times 6$ 厘米，青灰色，一面模印绳纹，纹饰浅细，横向。

### 三、结语

此次发掘的11座六朝墓葬，均遭不同程度的盗掘和破坏，但从墓葬形制和随葬品来看，与以往在镇江地区发现的六朝墓葬大体一致，具有明显的时代特点。这批墓葬形制多样，既有砖室墓，也有土洞墓和土坑墓。其中砖室墓多为券顶单室墓，平面呈“凸”字形、刀形或长方形，墓壁均为“三顺一丁”的砌法，底砖铺“人”字形，常见墓室前端设供台放置随葬品，具有宁镇地区中小型东晋墓的建造特点。此次还发掘2座土洞墓M9和M12，仅有狭小土坑，墓室铺地砖，一端设封门墙，底设排水沟，随葬品较少。形制与镇江丁卯小窑湾M5、M6等六朝土洞墓相似<sup>[2]</sup>。

M2为平面“凸”字形的单室砖室墓，这类结构的墓葬，一般为镇江六朝时期最常见的形式。甬道短，墓室不设棺床，设砖砌供台，为东晋早中期墓葬特征。从随葬品看，M2与M7出土的器盖上均有褐色斑点，这也是东晋时期青瓷器上常见的装饰特点。M2出土器物以瓷器为主，青瓷盘口壶M2：6，器身肥、矮，颈部粗短，肩部饰芝麻花纹，与镇江教顶山M2出土的青瓷盘口壶M2：1<sup>[3]</sup>大致相似。教顶山M2年代为西晋晚期至东晋早期。青瓷碗M2：3与镇江东城绿洲工地六朝墓出土的青瓷碗M1：9形制相似<sup>[4]</sup>。东城绿洲M1是东晋早中期墓葬。M2随葬器物与东晋时期墓葬中常见组合类似，因此推断润州山M2的时代为东晋早中期。

M4为长方形砖室墓，棺床前设一窆井，口部置井盖。由于窆井盖一类设施具有自身特殊性，推测M4为东晋晚期墓葬。

M6为刀形砖室墓，出土的青瓷罐M6：6与镇江象山新星大队M2出土的III式青瓷罐<sup>[5]</sup>相似，青瓷罐M6：7与东城绿洲工地M1出土的青瓷罐M1：3相似<sup>[6]</sup>。推测M6为东晋早中期。

M11为长方形券顶砖室墓，出土青瓷虎子M11：1兽首圆口上翘，形制同南京江宁上湖孙吴、西晋墓青瓷虎子M1：23<sup>[7]</sup>相似，均兽首圆口上翘。但整体比M1：23稍高，比镇江黄山M3<sup>[8]</sup>出土的青瓷虎子稍矮，为过渡时期形制。江宁M1为西晋晚期墓，镇江黄山M3为东晋中期墓葬，推测青瓷虎子M11：1年代为东晋早期。M11：6青瓷砚亦与南京江宁青瓷砚M1：12<sup>[9]</sup>大致相似，底面凸起更甚，时代应比M1：12稍晚。铜鏝斗M11：3与丹徒葛村M1铜鏝斗<sup>[10]</sup>相似，为东吴西晋时期。综合几件器物特征推测

---

润州山M11时代为东晋早期。

M16为长方形砖室墓，出土的青瓷虎子M16：1与镇江黄山M3出土的青瓷虎子相似。青瓷盘口壶M16：2，不似东吴西晋时期的矮胖和南朝时期的瘦高，形制与镇江花山湾城内M3出土的青瓷盘口壶M3：3<sup>[11]</sup>相似。青瓷盘口壶M16：3，耳面饰蕉叶纹，耳之间对称堆贴两衔环铺首。此特点盛行于西晋至东晋前期。综合以上因素，推断M16墓葬年代为东晋早中期。

M9为土洞墓，设封门墙与排水沟，青瓷盘口壶M9：1与镇江花山湾城内M5：2<sup>[12]</sup>一致，时代应为南朝时期。

这批六朝墓葬，从整体布局来看，各自独立，并不规整，初步推断墓葬之间不存在家族关系，应该是独立个体。从随葬品来看，盘口壶由早期的矮胖逐渐过渡为瘦高形，这些特征说明这批墓葬的时代由东晋早期到南朝时期。

此次发掘的润州山六朝墓葬，形制多样，随葬器物丰富，出土各类文物55件（组），其中以青瓷器为主，有瓷碗、盏、砚、罐、虎子等；另有铜釜斗、铜镜、铜钱、滑石猪等，为研究镇江地区六朝墓葬提供了新的考古资料。

此次发现的六朝时期砖窑遗迹，从周围环境分析，砖窑紧邻登云山，周边有丰富的薪材作为燃料，其西侧为登云山与太古山之间的冲沟，有制砖所必需的丰富水资源，是理想的窑址。Y1平面形制完整，保存状况较好，为研究古代窑炉提供了新的实物证据。

#### 参考文献：

[1] 镇江博物馆编：《镇江丁卯小窑湾六朝及宋代墓发掘报告》，《印记与重塑——镇江博物馆考古报告集（2001~2009）》，江苏大学出版社2010年。

[2] 同 [1]。

[3] 镇江博物馆编：《镇江教顶山东晋墓群发掘报告》，《印记与重塑——镇江博物馆考古报告集（2001~2009）》，江苏大学出版社2010年。

[4] 镇江博物馆编：《镇江东城绿洲工地六朝墓发掘报告》，《印记与重塑——镇江博物馆考古报告集（2001~2009）》，江苏大学出版社2010年。

[5] 刘建国：《镇江东晋墓》，《文物资料丛刊》（8），文物出版社1983年。

[6] 同 [4]。

[7] 南京市博物馆、南京市江宁区博物馆：《南京江宁上湖孙吴、西晋墓》，《文物》2007年第1期。

[8] 同 [5]。

[9] 同 [7]。

[10] 刘建国：《镇江东吴西晋墓》，《考古》1984年第6期。

[11] 刘建国：《镇江市东晋晋陵罗城的调查和试掘》，《考古》1986年第5期。

[12] 同 [11]。

彩插三

### 镇江润州山六朝墓出土器物



1. 青瓷钵(M2:2)



2. 青瓷盘口壺(M2:6)



3. 灰陶俑(M4:1)



4. 滑石猪(M6:2)



5. 青瓷虎子(M11:1)



6. 铜镜(M9:2)